

婦女論

張慰慈譯



論 女 婦

○ 譯 慈 慰 張 ○

版 出 社 光 國 州 神

1 9 3 0

序

徐志摩

我們又來犯大不韙了！叔本華的婦女論是一篇無忌憚的「毀文」，他的古怪脾氣，他的偏僻性，他的厭世觀，他的打破偶像主義，都在這篇短文裏得到了盡情的發洩。哲學家的頭腦不是平常人的頭腦；他的視覺，比如詩人與藝術家的，也不止是平常人的視覺。在我們肉眼看來，椅子只是椅子，一隻貓就是一隻貓；在哲學家看來，椅子却不僅是椅子。他要問他自己關於椅子同時又絕對不關椅子種種古怪的問題，在不能得到滿意答復以前他是不會舒服的。「什麼是椅子？」「爲什麼一隻椅子不是

「一隻貓，一隻貓又不是一隻狗？」這還是比較簡單的。哲學家就是頂頑皮的孩子，什麼東西一到他的手就保不周全雖則他把東西拆爛了心裏還不一定痛快，不過總比不拆好些就是。偌大這一個宇宙，這樣複雜的人生的現象，都經不起那哲學家大孩子的拆，要不了幾分鐘，整體的宇宙與人生都沒了；很多次他自己懷疑到正在運思中的腦袋，他得往牆上去碰出口裏一聲阿唷來才能無條件的相信他自身的存在。但他們的頑皮還不止單純的破壞；他們還想來把他們拆爛了的斷片按着自己意思重新給造起來，那才是我們覺得哲學家們真正麻煩討人厭的地方。白馬就是白馬，白玉就是白玉好了；即使你說你騎在胯下的那匹白馬實在是是你自己的心裏，實在沒有這樣東西，那也還不要緊；不，他偏要來無中生有的從白馬與白玉與白什麼的句裏面抽出一個白的性來，叫做白性。這來就是無窮麻煩的開場。因此就有了種種的人生觀，宇宙觀，你的放不進我的裏面去，他的也放不進你的裏面去，你說他的沒有上底，他說我的漏了縫盛不了水，彼此誰都不肯讓誰，大家擠在怪作祟的文字的暗弄裏巴望發現光亮。中國

哲學家離不了他的性與道，西洋的玄學家離不了他的甚麼實在論與認識論。我們凡人類腦簡單的實在是摸不清這個有趣的麻煩，跟不上這熱鬧。有一天我在洋車上與一個朋友無意中說洋話，却不這惱了拉車的那位先生，他扭過頭來說「先生你們說的是什麼話呀？我們真的聽不懂啊！」我想我們也很想扭過頭去對哲學家們說一樣的話「先生你們說的是什麼話呀？我們真的聽不懂啊！」但同時我們却不疑惑他們的確是比我们聰明，他們的話裏不能完全沒有道理，猶之拉車的對着坐車的也總有相當的佩服。所以每回一個哲學家的腔調能够放平到我們平常人聽得懂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肯失掉機會的。

叔本華就是這樣一個哲學家。他的話至少有時不至過分的高深，他居然能體諒我們的淺陋，不來成天嘛咪咪咪的嚇訶我們鄉曲。並且他不僅用比較明顯的文字來說明他的「系統」，他居然大講討論過女人來的。

尼采說他不能設想一個有太太的哲學家。不，我簡直不能設想一個與任何女人發

生任何關係的哲學家。『至少在這一點他得『超人』。』他是單身站在一個高峯的頂上，男女性的雲霞却在山腰裏湧著，永遠沾不着他。蘇格臘底斯過了性慾年紀，有人去吊唁他的不幸，他回答說假如一個人在老虎的利爪下逃了命，你們吊他還是賀他。英國的邊沁活到八十多，只學會了鬥着小貓玩。康德，羅素叫他『寇尼市貝格的老太監』，不用說，更是一輩子碰不到女人。斯賓塞也是一個老童男。尼采自己也只會擊劍與喝啤酒。叔本華更寒儉，整天在法郎克福德城裏帶着一條小狗（人家叫它，『小叔本華』）飛快的走路。哲學家有太太的當然也不少，比如海格爾，休謨，但都是循規蹈矩的，我們很少聽見正宗的哲學家有什麼醜蹟，除非你也算上從前的盧騷，那是到處碰釘子的，與現在的羅素，他是出名的 Ladykiller。

哲學家很少直接討論女人的。希臘人論戀愛，永遠是同性戀，不關女人的事。

中世紀的哲學家都是和尚，他們怕女人搶他們的靈魂正如他們怕老虎喫他們的肉。女人，在古代，在中世紀，只當得是女人；山裏有老虎，草裏有蛇，世界上有女人，再

沒有討論的餘地。羅馬的屋維特，不錯，講過女人，但他在這裏也只是個唯實主義者，他的 *Amores* 是與葉德輝先生編的雙梅景閣叢書同性質的著述，並且屋維特是詩人的分類多。

女性好像是詩人們的專利，哲學家是沒分的。他們因為缺乏經驗，也就沒得話說。在他們有相當經驗的時候，他們看作不夠重要，不值得認真的討論。叔本華第一個破例。並且也不是因為他的女性的經驗一定比那「寇尼市貝格的老太監」高明多少，他比衆不同的只是他的壞脾氣；也算是女性該晦氣，叫他消化不良時做的一篇短文罵一個透徹。叔本華是悲觀哲學的近祖（什麼哲學的遠祖都得到希臘去尋）；他只認痛苦是實在，快樂只是痛苦的缺席；他獎勵自殺，這是從印度來的，從身體的毀滅中求靈魂的解脫；女人，不消說，他當然看作一種必要的惡業。有人說他的悲觀哲學是完全從他早年戀愛失敗裏來的。我却不會查攷過他是否有過任何的戀愛經驗。他的宇宙的中心是他自己，周圍也是他自己；他只有他自己。他的虛榮是旁薄的。

他一輩子沒有密切的朋友，男女都沒；自己的娘與妹子都與他吵斷到死不見面的。誰都跟他合不上，除了他的小狗。他最會怪人；前半世不會出名的時候他就成天抱怨社會不認識他的天才，後半世還是成天抱怨，怨社會對他的恭維不夠過他的癩。他咒詛生命，同時他自己最怕死，一小點子危險的影子就可以趕他遠遠的逃命。他的同行嫉妬是不能怪的；他罵海格爾，菲希德，諸家的話永遠是他自身的大污點。爲了小小的事情他有一次發了大脾氣，把一個女人從屋子裏直摔出去，成了殘疾，結果招了好幾年的官司，還得養老她終身。像慮騷一樣，他也叫「自餒隱組」(Inferiority Complex，我隨便譯的)，追了他一輩子。

這是我們的哲學家，肆意毀謗女性的哲學家。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大胆。我不知道當時的反響怎樣。反正他的腦袋沒有叫女權論者打扁；德國的婦女終究還是溫和的。不，叔本華倒反因此得了讀者們的殊寵，到如今還是的，西歐那一個有知識的女子不會笑吟吟朗誦過他的大文。尼采說，每回你去接近女人，不要忘了帶一根鞭子

。有地方男人不打女人是沒有感情的確證。英國愛看蕭伯納的戲也是同一心理作用——罵得舒服。但這也不全是的，叔本華與蕭伯納會行寫文章是真的。在他的意旨論，他的康德哲學批評，一類文章再沒有人請教的時候，他的婦女論還是可誦的；但這並不是我們今天把它譯登的本意。慈慈的譯文並不怎樣仔細，他本來自己加上一段道歉的話並且警告缺少幽默的讀者不必冒生氣的險。但高等教育的一個憑據，篤司特登說，是不僅捋人家不生氣，並且會得自罵自己不生氣。我們盼望我們的男女讀者都有某程度的幽默，不至於對六十年前的死老兒鬧不實際的意氣。

叔本華的女性觀察，當然不僅十分的過火，並且有地方是不對的。但在他那時期。在他那一級社會裏的婦女，我們可以推想的確是給他罵苦了——全罵著了。我是相信進化原則的，人類不論男女當然不是完全的，但他是可進化的，並且歷史的看的確是進化的，我們現有的文化，不容諱言，確是完全男性的事業。女性是叫男性壓著的，全世界都是的，不僅中國。但這近百年來却大大的換樣了。不僅在學理上我們對

女性的根本觀念完全的改變了，不僅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改變了，不僅她的人格在人類所有的活動裏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認識，並且女子們實際上已經給了我們可驚的成績，在學識上，在事業上，甚至於在創作的藝術界裏（一個嘴巴給我們的哲學家，他說女子不但不能創作並且不能領會藝術）。我們已經眼見著偉大的女科學家，女學問家，女音樂家，女畫家，女雕刻家，女詩人，女小說家，甚至女政治家，女法律家，在任何智力與創造力的活動裏她們已經充分證明她們的能耐，在一切壓迫的勢力讓步的時候。

跟著這智力的增加與靈性的擴大，她們原先在平等甚至野蠻的社會狀況底下養成的習慣與性情，也當然經受了極大的變化。所以叔本華那篇文章可以當作一篇節帳看，他這裏結束了歐洲封建遺蛻的社會裏的婦女——不負責任，沒有公德心，孩子氣，欺騙，作偽，見識淺薄，奢華，瑣碎，虛榮心，嫉妬等等——此後却開始了一個新的光榮的婦女的紀元。這也是我們中國現代社會可以借鏡的一篇文章，我們不妨拿我們在北京看得見的社交婦女去比較叔本華當初罵而且完全罵著的歐洲婦女，看是否在他們已經殭成

化石的在我們還是亭亭的鮮艷的花艸，看是否在他們已經漸次完全脫離的缺陷的女性在我們正在畫情的仿製；同時我們也應得想想在他們已經實現的女性的尊嚴與天才在我們這里有影子見著了沒有；在他們女性新得的權利是她們應得的權利，能耐與成績公正的報酬，在我們是否還不免是不應分的要求。

新近羅素夫人勃蘭克女士出了一本小冊子，叫「哈哀貝希亞」(Hypatia 中世紀一個被判異端罪燒死的一個女學者)，總結這百年來女性的成績與此後的希望(許已見中譯，如朱頗值得譯)。提倡女權的小說家喬治(W.L. George)也出一書單叫「女人」，極同情極精澁的一篇論文，講尼采哲學的魯屠維基(Ludovici)，也有論婦女將來的新書，比較的有「反革命性」。又有一個奧國怪人叫 Otto Weinger 十九歲(他二十三歲就死了)寫的一本「性與品」(Sex and Character)聽說見解極怪，那又是屬女人的，一點是說女人是沒有靈魂的(他是天主教)。但這一點並不新奇，百年前悲觀派詩人理巴第(Leopardi)早就說過，他說因此男子最高的精神性的戀愛，比如丹德的

序

，女子就永遠不能傾會。

婦女論目錄

序

叔本華的婦女論

謨理斯論婦女的智力

巴爾沙克論婚姻

床的研究

夫妻間的政治手段

家庭警察

夫妻交戰時候的妻黨

夫妻間的戰略

婦女的詭計

婦女論

叔本華的婦女論

席勒 (Schiller) 那首寫女人的詩，叫做『女子的價值』，是他的極精細的思想的結果，又因為其中有一種相反的文體，對比的事實，所以很能使讀者滿意，至於要說到真真稱贊女子的話，我想這首詩還比不上岳依 (Jouy) 的簡單的幾個字：沒有女人，我們生命的起頭就沒有依靠； 中年時代，就沒有快樂； 老年時代，就沒有安慰。

拜輪 (Byron) 在他的 Sardanapalus 裏邊更加同情的表示這種同樣的觀念：

人生的最初是從女人的胸懷裏來的，你最初的幾句小說是從她的口上學來的，

你的最初流的眼淚有她替你擦乾，

你最後的嘆息也往往是她聽著的。

※

※

※

※

這兩段確實指示我們感念女子的一種看法。

你們祇須看一看女子的形狀，就可以看出女子是本來不配做什麼偉大的工作，無論思想方面，或是物質方面的。她不是拿她所做的什麼事來還她生命的債務，她是拿她所忍受的苦痛來還她的債務的；生小孩，照料小孩的痛苦，服從她的丈夫，她對於她的丈夫應當做一個忍耐的和溫柔的同伴。

她是不能忍受極端的痛苦或極端的快樂，她也用不到顯出一種極大的能力。她的生活情形應當比男子的更文雅，更平安，更細緻，但沒有根本上比較快樂，或比較不快樂。

女人祇配做做我們孩兒時代的保姆和教習，因為她們自己是孩兒氣的，輕浮的，眼

光放不遠的；簡單一句話，她們只是做了一輩子的大小孩——在小孩和成人間的一個時代。你瞧，一個女子怎樣的整天整日和一個小孩子玩，和他跳舞，唱歌給他聽；同時你再想一想，一個男子存了無論怎樣一種好心，假如在這個女子的地位，究竟能做點什麼出來。

造物對於年輕女子們彷彿把她們看作，用一個戲曲上的成語，一種「忽然的變動」。在起初的幾年造物給她們美麗的姿色，給她們取悅取媚的天才，但這一邊占了光，別的方面可就吃了虧了。

這原想使她們在這幾年之內能夠激動了男子的癡心妄想，那男子就立即甘心願意，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去照顧她們的終身——假使男子根據理智去想一想，他們是決不會去這樣做的。所以造物把那種保障女子生存的一切武器和器械都給了她們，等到了她們用不着的時候，造物却又收還去了。在這種地方，像在別處一樣，造物是很經濟的；就像一個雌的螞蟻傳種以後，就失去她的翅膀，螞蟻的翅膀到了這個時候是多餘的